闭门读书

傅月庵

一本

爱读《笑林广记》，常读到乐不可支，却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只能自己乐，笑对人间。独夜无伴守灯下，心内乱弹琵琶，记下来，或有人能知同乐也说不定：

秀才年将七十，忽生一子。因有年纪而生，即名年纪。未几又生一子，似可读书，命名学问。次年，又生一子。笑曰："如此老年，还要生儿，真笑话也。"因名曰"笑话"。三人年长无事，俱命入山打柴，及归，夫问曰："三子之柴孰多？"妻曰："年纪有了一把，学问一点也无，笑话倒有一担。"

来回看了几次，越看越好笑：到头来哪一个不是!?

二本

友人愤愤，说不公平，为何总碰到恶房东？安慰几句，他说好。我却知道不好，难放下！

这世界多半不公平，强压弱，恶欺善，有权势的张牙舞爪，甚至如台湾谚语所云："勇怕强，强怕狠，狠怕没天良！"一整串食物链耳。

却也有公平的。今早路过"老天爷开的那家书店"，缘遇一书：《阿含经随身剪辑》，随手带进办公室就着咖啡边喝边翻看，有一则是这样说：

有四大恐怖，来至此身，不可障护，亦不可以言语、咒术、药草、符书所可除。云何为四？老、病、死、无常。（增阿含经·231）

管你多勇多强多狠多没天良，碰到了，谁也没办法的事。——看穿云烟幻化看到本质，确实很公平！

三本

文字得探究，尤其翻译文字，却常撞到门，开不了。

日本平安末期有位西行法师（1118—1190），与江户时代的松尾芭蕉一样，都爱到处跑到处看，后人遂以"漂泊诗人"并称。

法师擅长和歌出了名，"百人一首"常见。昨夜偶然在网络读到一首云：

梦中花飘零，醒来心难平。

这当然是中译，原文如何也不知，看过就算了。

谁知今早翻书配咖啡，又碰到法师。《禅语百选》里面有一则《是亦梦非亦梦》，提到西行法师曾说：

在梦中为落花飘零惋惜，醒来之后，心中仍有惋惜之意。

这显然是上面一首和歌的语体翻译，却把幽微之处点得更清楚，"梦"（虚）与"醒"（实）靠着"心"（感），竟得以延续相通了。

几日后，靠人帮忙，竟能找到原文，果真有缘：

春风の花を散らすと见る梦は觉めても胸のさわぐなりけり（西行）

四本

据说，有位天主教圣人，好像是圣方济，正在除草，有人问他：假如明天你就要死去，你想做的最后一件事会是什么呢？

"希望上帝能让我除完这些草。"他回答。不是祷告，不是礼拜，而是把上帝交给你的事好好做完。

本以为这只是"故事"，劝世耳。没想到真有这样的人。

小说家路翎（1923—1994）抗战结束时便以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而享大名，但后因"胡风"的关系，而被拘押、判刑、劳改、监督劳动达25年之久。

1980年，法院宣告平反，他获知消息非常高兴。第二天早上却手执大扫帚，如常扫马路清垃圾。人家问他为什么？"接手的人还没来，马路也很脏。"他笑笑回答。

人的一生该怎么过？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真值得好好想想。

——台风来了，在风雨里乱翻书。

五本

阅读是一种译码的过程。读小说也是，有的好解，有的不好解。这跟作者文体简洁繁复未必有关，跟读者理解能力肯定有关，若是外文翻译而成，则译者也要负不小责任。

海明威文体简洁，清淡如水，却不好解，得一读再读，水下冰山始得显现；贾平凹爱以方言入文，看来疙瘩多有，而意思不难掌握，山一直就在那里！

威廉·崔佛（William Trevor）的《雨后》（After Rain）看似平铺直叙，好读得很，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无论形式或文字，迷离惝恍，读一次解不了，非得再读不可。

然后，你才知道，人间的宁静，背后都藏了东西，很多让人不忍的孤独恐惧、无奈随顺，一种悲悯因而慢慢升起……

浮生本无据。

六本

近时，据说"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的"躺平主义"，如今也不宜提倡，恐要遭取缔的了。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伯尔（Heinrich Böll）写过一个极短篇：一名事业有成的观光客到了一个小渔港，到处拍照，喀嚓声吵醒了一名正打瞌睡的年轻渔夫，老先生递上烟表示歉意，两人聊了起来：

"怎么没出海打鱼呢？"

"喔，一早出去过了，收获还行，明后天都可歇着了。"

老先生一听，这可不成，人生哪能这样过？于是以亲身经验，为他勾勒了一幅未来美好蓝图：

"你今天就应该多出海几次，多捕些鱼去卖，赚了钱存起来，天天这样努力，一年大概就能买艘好渔船，隔年再买一艘，捕更多了先开燻鱼作坊，然后罐头工厂，最后成立自己的船队，飞黄腾达……"

"然后呢，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安然坐在美丽的海边，打瞌睡或静静眺望美丽的大海。"老先生不无得意地告诉年轻人。

"可是，我早就安然坐在海边，也正打着瞌睡，若非你'喀嚓喀嚓'地吵醒我的话。"年轻渔夫很不解地说。

何福仁《书面旅游》读来的故事。

关于"懒散"、关于"知足"，关于"徒然"、关于良宽和尚"生涯懒立身，腾腾任天真"的说法，一辈子坚持"往抵抗力弱的方向前进"如我者，应该是能略知一二的。

——终究都要躺平的。不是吗？

七本

武士切腹了！在城门广场公开切腹，死前凄切呼喊一个女子的名。

路过的老武士受托追索真相，几经查访，终于掌握来龙去脉。

切腹者年轻时与青梅竹马女子誓约婚嫁，却为了出人头地而背叛爱情，入赘高门。两年后得闻女子出嫁后不幸早早凋零。自己也因出身低微，受到妻家种种冷落，饭碗难捧，甚至怀疑自己"不过是一匹种马而已！"因而不时为被自己所抛弃的女子之死而自责难言。

抑郁成疾，终也爆发。仿佛失心疯的武士，一面高喊已逝情人的名字，一面拿起刀子，狠狠切入自己的肚腹……

追查真相的武士叫"三屋清左卫门"，已从高阶武士退职，家业交棒儿子，彼时称为"隐居"，他把临老"退休"后的见闻写成一本笔记，自题《残日录》，儿媳妇对此有意见，觉得消极不祥，他特别解释，这三字实寓有"虽惜迟暮，距日没尚远"的积极意思。而他确实也随缘参与藩内派阀斗争、街町琐事，读书、钓鱼、喝酒、重回道场锻炼，回忆一生种种。

藤泽周平的小说，据说可让人明白"原来武士跟上班族没啥两样，不是只有菊花与刀"。——这一本所写，恰恰类如上班族的武士退休之后，怎么过日子？如何排遣七情六欲、消磨残余岁月？

宛如推理小说侦探的清左卫门到处查访，偶然得遇不幸早亡的旧情人的"闺蜜"，细谈才知原本认定"女子被抛弃后，虽然得嫁，却难解心头抑郁，不幸身故"的推论大谬不然：

"姊姊她没有什么不痛快。不过确实，他突然变成高门的姑爷，让人大吃一惊。但他本来就不是个有斤两的人，姊姊一下子就死心看开啦。""新嫁的夫婿长得很体面，个性又好，姊姊特迷恋他，两人过得非常幸福，谁知一场感冒就过世了……"

原来"关于我们的事啊，他们统统都猜错"，包括切腹谢罪的当事人，切都白切了，多惨啊～

"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看完小说，想起京剧《锁麟囊》几句唱词。——老觉得分手情人"过得不好都因没嫁我"或"谁叫你不娶我！"的人就别再纠葛想不开了吧。

八本

"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清初金圣叹的慨叹。数百年以降，"确诊"大约也是这样的吧。

"因病得闲殊不恶"，姑不论全身汗出如浆，湿透被枕衣物，得闲而能读点书，毕竟是好。

方瑜老师有一名篇《暮秋重读〈鲁拜〉》：

一夕清凉。晨起，秋风拂面生寒。邻屋覆满旧墙的藤萝，在风中摇漾如波，青绿间已有萎黄。今年因残暑迟迟不去，心中那股莫名的燥热，顿时消隐无踪。这种天气、这种心情，应该有最适合的书。

多好的起始，数句尽得风流。"这种天气、这种心情"，老师选择《鲁拜集》为最适合的书，当因"那份纵然勘破生死，仍然难掩的寂寞与无奈，渗入诗句纹理血脉……"我选择重读卜洛克"马修·史卡德"，心情约略相当：

里面是从同一份报纸上剪下来的同一个事件，没有附上短柬，剪报周围也没有眉批。我不由自主地从头读到尾，一字不漏，就像你在看一部哀伤的老电影，心里盼望这一次会有快乐的结局。

——暮秋重读"马修"，几度烛花开又落，还要、还能重读几次？

人生莫放酒杯空

（国画）

薛 邃

菜叶、马兰绳和……塑料

小黑

这三年，餐厅、咖啡馆、食堂的堂食随时取消，我这样不擅烹饪又不喜外卖的人不得不花了很多时间呆在厨房里。不过，在家做饭吃饭的好处是——除了食材品质良好、制作过程透明外——吃相可以不那么讲究，拌点韭菜吃瓣大蒜也不用那么纠结。不由得想起来梁实秋先生的小文章《吃相》，特别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一段，这里如实抄录：

一次在北京的"灶温"，那是一片道地的北京小吃馆。棉帘启处，进来了一位赶车的，即是赶轿车的车夫，辫子盘在额上，衣襟掀起塞在褡布底下，大摇大摆，手里托着菜叶裹着的生猪肉一块，提着一根马兰系着的一撮韭黄，把食物往柜台上一拍："掌柜的，烙一斤饼！再来一碗炖肉！"过一会儿，肉丝炒韭黄端上来了，两张家常饼一碗炖肉也端上来了。他把菜肴分为两份，一份倒在一张饼上，把饼一卷，比拳头要粗，两手扶着矗立在盘子上，张开血盆巨口，左一口，右一口，中间一口！不大的工夫，一张饼下肚，又一张也不见了，直吃得他青筋暴露满脸大汗，挺起腰身连打两个大饱嗝。

早年读到此处，脑补着车夫的酣畅淋漓，口水几乎滴落到书页上。如今再想起来，重点转移到了包裹猪肉的"菜叶"和系着韭黄的"马兰"绳上头。不由得隔空和车夫击掌：同道中人！虽然你根本不会意识到，放到今天，你就是个特别值得赞美的环保主义者。

这几年，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消费量不知道暴涨了多少倍，口罩、防护服、手套、满街飞奔的快递小哥和他们运送的各式物品……让我们日常就居高不下的塑料消费雪上加霜。科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全球每年约有10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疫情以来飞速增长，截至2021年8月，全球与疫情直接相关的塑料废弃物达到850万吨左右，其中约20%已经直接进入水环境；按目前趋势发展下去，林林总总全算上，2040年进入大海的塑料废弃物将是现在的三倍；自从塑料制品进入人类生活之后，累积的塑料产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地球上所有现存动物（包括人类）的重量。这些塑料制品，管理不善会直接进入水体，形成污染，填埋会占用土地，难以降解，焚烧产生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2016年国际地质大会（IGC）基本认定人类已走出上一个地质时代（全新世），进入"人类世"了，那么"人类世"的标志是什么？有科学家建议定为塑料，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造物品，由深埋地下的矿物燃料制造而成，废弃后部分掩埋部分焚烧，掩埋的塑料百年不腐，在全球形成一个标志性"地层"应该没问题。

当看到身穿防护服，手里拎着、腋下夹着、肩上扛着七八个塑料大袋给封控居民送货的志愿者背影独行在寂静胡同里，每个人都很感动，包括我。但作为一个相关从业人员不得不感叹，我还看到了疫情下塑料治理的挑战。朋友说，难道你还要求他们一颗一颗地抱送大白菜吗？我无言以对。特殊时期，确实别无选择。就像相当长一段时间上班只能吃盒饭一样没选择（单位食堂关闭），饭后对着一堆塑料垃圾发呆。我相信，如果我们有所觉察的话，一定会自觉地减少塑料袋的使用——西红柿和黄瓜可以放在一个袋子里，白菜西蓝花这种"独头"蔬菜不用再包一层保鲜膜了……

其实，在正常年景下，自觉地减少塑料消费也是一件"快乐但有点痛"的事情。在超市里，我自带小盒子购买豆腐干，一手拿夹子一手拿塑料袋的大姐既有点发蒙也有点烦，那表情不言而喻：这个顾客事儿真多。还好，旁边的小伙子赶忙过来帮忙，演示了一遍如何"去皮"，大姐恍然大悟。卖肉的大哥"邦、邦、邦"地剁好肉，爽快地放进我的大盒子里，在盒盖上贴上标签，可是卖鱼的大哥就不干了，问：你端着这盒子跑了怎么办？卖肉大哥赶忙过来解释：没事儿，一样的，她每次都这样，挺好的，环保！称重处的大姐，看到重复利用的、残存价签痕迹的塑料袋，总皱眉头，说，这要扫错了，领导要罚款的。我就给大姐仔细翻看一下，说，都撕干净了，您放心。后来，他们越来越接受我的残痕累累的塑料袋了——现在塑料袋的质量好得很，重复利用一二十次一点问题都没有——还不忘再夸我几句。他们也会应我的要求把标签直接贴在某些菜品表面——她们不会主动这么做的，说有些顾客不愿意。

好不容易和这家超市的工作人员混熟了，取得他们的"特别关照"，我却搬家了。依然拎着我的篮子去超市，称重大叔用两根手指捏着我的旧塑料袋，问：这是什么啊？我如实回答。人家一脸鄙夷地说：这，这，多不卫生啊……他看不到，他的那两根手指其实已经乌漆嘛黑了。大部分蔬菜直接打包进塑料盒里售卖，没办法。付款之后，我会把它们取出来放进篮子里，再把好端端的塑料盒还给工作人员。她们通常会奇怪地看着我，我急忙解释：这可以再利用吧。她们讪笑一下，转身把塑料盒扔进垃圾桶。

好吧，让我再从头培养你们。

不喜欢外卖的原因首当其冲就是厌恶那一堆废弃物。我拒绝点餐，但晚上赶不及回家做饭就只能让孩子点外卖了。等回家收拾残局的时候，我会特别注意是否有一次性餐具——2020年5月份北京市就开始实施新规定了，无特别要求，餐厅一律不提供一次性餐具。在我的言传身教下，小凤凰早就养成好习惯了，下单时会特别注意点选"不需要餐具"选项。饶是这样，在相当多的时候，我还是能发现一次性餐具的身影。次数多了，我的倔脾气又上头了，扯下外卖单就开始打电话质问。通常得到的回答是：不好意思，可能是服务人员没注意，一忙起来就忘了。我气恼地说：你看"不要餐具"这几个字这么大，怎么会看不见？不送餐具对你们也是好事儿，节约成本，对吧？让配餐人员注意一下，要不然我下次就真的给你们差评啦——我不要餐具就是不要，不是开玩笑。餐馆那头接电话的人忙忙地应承，好的好的。

有时候对方也很委屈，滔滔不绝地向我解释：我们也不想提供餐具，那样可以节省一大块成本啊，但是如果严格执行新规定，一律不提供餐具，除非顾客有明确要求，我们就会得到差评，这两周得到六次啦，受不了，有时候不得不再次派骑手去送餐具。为了避免这种差评，外卖系统在备注栏里设置了一个默认选项，每个顾客都需要餐具。即使你在点餐的时候点了"环保餐"——不要餐具作为一份特殊的"食品"列在餐单里——但如果你不去备注栏里更改那个默认选项，系统最终确认你是要餐具的。实际情况是，很少有顾客会注意那个备注选项……

终于明白了。外卖系统的默认选项是，每个人都需要一次性餐具。如果顾客不特别进行更改，即使你点了"环保餐"，快递单底部依然会出现一行字：顾客需要餐具。这样做倒是一举多得：一旦管理人员质询起来，很好解释，顾客有明确要求嘛，不能不给。更重要的，不会出现因没有餐具而得到差评的现象了，省了多少事儿；至于因拒绝餐具不成而投诉的"各色人"，那是极个别，影响不大；至于快递单上出现前后矛盾的信息，那根本不是事儿……

想吃一顿真正不要餐具的"环保"外卖，大多数时候需要跨越这道陷阱才能如愿以偿。不过，许多事情一旦要从理念转化为实务，都挺不容易的。这么一想，我的焦虑就好像也被化解了一点儿呢。

（初稿：2022年5月22日；修改稿：2022年12月3日）

捕捞珍宝蟹

王士跃

一上秋，螃蟹就增膘了。它在冬蛰之前会狠狠地犒赏自己，饱餐鲜嫩的鳗草（eelgrass）和海虫鱼虾，然后钻进沙窝窝里睡过一冬。十月富卡海峡（Strait of Juan de Fuca）的珍宝蟹（Dungeness crab）是最鲜美的，一年中老饕们绝不会错过了这个时机。

安哲利斯港（Port Angeles）一家有名的海货店名叫高潮海鲜，吃货们去那里准能寻到他们味蕾想要的，无论鲑鱼、钢头鳟、象拔蚌、牡蛎，还是珍宝蟹，绝对都是下船鲜。

疫情前的珍宝蟹价格每磅只要十美元而已，如今涨到了十四美元，对偏好秋蟹的老顾客来说仍可接受。片刻之间店员提着一袋螃蟹走过来了，个头好大的两只珍宝蟹！端在手里沉甸甸的，至少有四五磅重。它们在袋子里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样。

"它们在睡觉呢。"看我们一脸疑惑，那位店员笑了笑解释说。它们是刚从冰眠中被拎出来的，眼下仍旧酣睡。在华人超市买蟹可不这样，从玻璃缸捞出的螃蟹个个活蹦乱跳的，回家一路听它们在塑料袋中拼命挣扎，冒吐嘘沫，一副临死恐惧之状。今天兜带的却是两只冰中安睡的螃蟹，这是头一桩。国人烹蟹喜欢清蒸，将洗净的螃蟹入锅，随后加热水温，蟹肉在一阵阵恐怖的抽搐中变成了美味佳肴。可是老美不忍心煎熬螃蟹，一般以开水浇烫致其昏死，然后烹食。吃，也能看出文化的差异，螃蟹即便被吃，也是要有些尊严的。

有的顾客远自旧金山而来，北加州沿海不乏珍宝蟹，何故舍近求远？原来珍宝蟹名扬天下，可是最初它的知名度却是在安哲利斯港附近的邓杰内斯（Dungeness）渔村打响的。这个海蟹品种，其味鲜美，体型肥健，浑身没有一处不是鲜肉，后来发现北到阿拉斯加南至加州海岸都有分布，可是老饕们尝遍了南北还是认为富卡海峡的珍宝蟹才是天下无双的美味。梁实秋先生回忆客居华盛顿州时期，曾在安哲利斯港吃过一种肥蟹，令他终生难忘，他说那是"生平吃海蟹最满意的一次"，这便是珍宝蟹无疑。

珍宝蟹性喜低温水域，这和太平洋西岸的鲑鱼生态相似，因此鲑鱼和珍宝蟹都是富卡海峡盛产的海物。这里还是奥林匹克山脉河流的入海口，冲击出绵长滩涂，咸淡水生态异常丰富。不像紫蟹、隐士蟹那样躲藏礁石之下，珍宝蟹喜欢沙地和海藻藏身，沙土滋育着辽阔鳗草森林，海藻、海带随潮汐洋流起起伏伏，爬满虾虫等底栖生物，珍宝蟹大钳左挥右扫，收割机一样，顿顿饱餐，不想囤膘都不成。

来自大西洋的青花蟹，骨多肉少，吃肉像抠胡桃一样耗时，很划不来。珍宝蟹则不同，一旦将其破壳卸甲，那一块块敦实饱满的弹肉便顺势而出，颤颤滑落口中，鲜美得令根根头发沉醉。仅吃下一只螃蟹竟已微感腹胀，食蟹无须佐饭而能饱腹者，唯珍宝蟹！

珍宝蟹节（Dungeness Crab Festival）也是在每年的十月举行，这时各地老饕闻风而至，有的来自对岸加拿大，甚至欧洲。此时的安哲利斯港码头，人来人往，早晚忙碌。现场有鼓乐弦歌助兴，人们扭腰摆臀，兴致高昂。美国人吃蟹图省事，螃蟹上桌前一律由商家去壳清肚，白花花的带腿蟹肉搭配一只黄澄澄的熟玉米，加上一杯可乐，让难得的笑容再一次浮现在大家的脸庞上。

当地人却很少去凑这个热闹，轮到自己吃螃蟹，宁肯放船出海亲手捕捞。捕蟹需要州政府签发许可证，规定十分严格详细。珍宝蟹每人每天捕捞不能超过五只，而且背宽也不能小于六又四分之一英寸，只许捕雄蟹，放生雌蟹，珍宝蟹生态受到极大保护。

看到别人捞蟹频频得手，我也不觉心手发痒，买来网具，办了许可证，然后也有样学样地跑到码头一带去钓蟹了。栈桥长长地伸出海面，面朝富卡海峡的广阔水域，天空秋雨绵绵，海水泛映一片暗淡的银亮。这正是珍宝蟹蠢蠢出动的季节，据说在涨潮高峰前后两小时珍宝蟹是最不安分的，那时洋流上下旋动，缓缓搅起大量底栖生物，正适合螃蟹出来觅食，此时撒网十有八九会有斩获。

我跟着钓蟹行家们学着甩网，要想甩得远，落得准，需得有些臂力。大多数人使用一种月牙形的折叠蟹网，里面藏有蟹饵，只见他们娴熟地将蟹网抡圆，呼呼呼带着风声，然后猛力地甩向空中，随着一条飞动的长线，那只月牙网如快乐的音符撕裂绵绵雨丝，哧溜一声扎入三四十米，甚至更远的洋面。然后就静静地等待上十分或二十分，起网时动作要利索，急速拉起网索，这时候沉甸甸或轻飘飘的手感已经告诉你是否捕到了螃蟹。

我三番五次尝试，可是捞上来的珍宝蟹不是母蟹就是个头忒小，不得不放生，却是轻而易举捕到好多红石蟹（red rock crab）。红石蟹个头要比珍宝蟹小，肉质并不饱满，可是口味鲜美似乎毫不逊色。当地人总用"甜"字来形容它的口感，尤其蟹钳部分肉鲜带汁，图省事的美国人往往只取蟹爪，将其余弃之。

我身边那个美国人不断抱怨着天气："准是这雨搞的鬼！"那一天他运气不佳，下了无数次网，先是逮到一只珍宝蟹却被眼尖的海鸥一口叼走了，第二次捞上来沉重的海货，却是一头追食乌贼误闯蟹网的小海豹。珍宝蟹都躲到哪里去了呢？据传，鬼头的老蟹视力和嗅觉都极灵敏，当它们眼前忽然闪过一道网线时，哪怕是再诱涎的钓饵它们瞅都不瞅一眼，腾地掉身藏入更深的鳗草中去。下雨碍着螃蟹什么事了？我不得而解。有人碰到不顺心的事，都还觉得鼻子挡碍。最后大家都走光了，只有那个美国人仍在那里和螃蟹较劲："准是这雨搞的鬼！"

『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